

| 即时应令

南山夏日

■ 张玉琴

这个时节，城里人早已短衫薄裤，南山的草木才慢腾腾地换上深绿的夏装。

黄灿灿的野菊花，点缀在山路两边的草丛里，像撒了一地的薄金，明晃晃的。各种颜色的蝴蝶按捺不住亢奋的心情，在大自然中展示矫健的舞姿，来回穿梭在月季花、海棠花之间，闻闻这朵，亲亲那朵，时而升高，时而降落，忙个不停。偶尔撞到人的脸上，翅膀扑棱棱地扇几下，又飞走了，留下美丽的背影在空中划出一条又一条直线。

山溪渡了许多，显得愈发清澈。水底的卵石一颗缀着一颗，明亮光滑，小鱼欢快地游动，影子一会儿撞到这边的石头上，一会儿又滑到那边的石头上，在自己的天地里随心所欲，不受约束，保持着一种轻灵的动作，二三个孩子光着脚站在溪水中，捉着小鱼，跑来跑去，鱼和他们逗着玩，怎么捉都捉不住，孩子们的笑声让山里的夏天，多了些许的朝气和活泼，慢悠悠的水流也眯成一条线，甜甜地笑开了花。他们的裤子湿了大半，自己好像没有感觉，笑声一阵一阵，穿过峡谷，越过山脉，在空旷的蓝天白云下荡漾。几只雀儿，扑扇着翅膀，从河岸的树上叽叽喳喳飞走了。

正午的太阳，像一团燃烧的火，落在背上，针刺般灼热，没有特别重要的事，人们大多待在家里，不怎么出门。蝉鸣声由小扩大，南山的各个角落都能听到它们声嘶力竭的声音。此时，它们才是南山里的王者，谁也阻止不了它的歌喉。流水声，风声，树叶的沙沙声，混合着，相互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乐队，村头的槐树下，打牌的老人吆喝着，时不时爆发出几句粗话，啪的一声，树枝掉下来了，惊得他们面面相觑，旁边的狗也大叫着跑远了，远处传来奶奶呼叫孙儿吃午饭声，这些声音消失后，又剩下蝉声，依然扩散。

方才晴空万里，转眼黑云漫过山头，布满头顶。说变就变，雨点砸在树叶上，噼里啪啦作响，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，溅满了衣服，人们才四散着逃跑，远处的几头牛在雨雾中时隐时现，一幅夏天的画，在山间游走。

夏天的晚上，除了月亮在树梢的上方高挂，还有萤火虫的绿光在草丛间闪闪烁烁，忽明忽暗，与天上的星辰遥相呼应，形成夜晚一道光的彩练，吸引着每个人明亮的眼睛。山风轻拂，带着白天草木累积的缕缕清香，拂过脸庞，凉丝丝的，绵延在茫茫大地，伴有几分野性。

南山的夏天，独特而不失温柔，凉爽而不失浪漫，也没有城里的骄阳似火。它是一杯半凉半温的茶，慢慢地品，细细地嚼，才会吃出真滋味。

| 岁月山河

龙江旧事

■ 吴源

万泉河从五指山自西向东蜿蜒，抵达琼海龙江后，舒缓了下来。龙江三面环山，一面傍水，南望岭下，万泉河边。小镇也就两条街，呈T字形铺开，平稳方正，直来直去，带点龙江人的性格。

街道两旁的楼房瓦屋，或大或小，或高或低，或土或洋，椰树槟榔参差而长，杂木横生，乡村农舍点缀其间，不甚规整，倒也很自然很协调。沿街有邮局、米铺、日杂百货店、书店、文具店、咖啡店、小食店。磨刀、打铁、洗头理发应有尽有。青山绿水绕小镇，夏季在街口茶店闲坐，山风徐来，一杯清茶在手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小镇原有不少老店，大多数连招牌都没有，也没啥装修，更谈不上富丽堂皇，但货物铺陈，排列整齐有序。有的店老板伙计一人担，开门营业关门休息，随性而为，长年累月，有些积蓄有点实力也保持低调，颇像龙江人的性格。改革开放后，有点能耐和想法的龙江人就往外跑，余下的龙江人“做做食食”，平时除了清晨吃茶买菜，有钱有闲“行街”（即逛街）的人并不多。

过去公路交通不发达，主要靠水路，龙江占尽一时地利，曾成为上下游阳江、石壁一带的物流人流集散地。

那时的龙江小镇，平时就这么安睡着，只有每月的一号和十五号的“发市日”（赶集日），才仿佛苏醒过来，完全换了一番模样。其时，木船、木排来了，帆船、火船来了，货船、客船来了，牛车、汽车、拖拉机来了，肩挑手提的贩子都来了，顿时热闹非凡。

当时人穷，一套“的确良”衣裤平时不舍得穿，除了春节，也就行市或走亲戚时才派上用场。乡村人没有涂胭脂抹口红的习惯，把脸面冲洗干净，把头发打理清爽就不错了。

小镇是市场，也是大舞台，更是乡村信息交流的分享地，各种逸闻趣事、时令行情、人情世故，都在东家长西家短的寒暄中。整条小街上，人们或是同宗同派，或是同村邻里，或是内亲外戚，充盈着浓得化不开的乡土亲情。

行街是形式，吃茶吃包才是内容。龙江小镇的“脯包”很出名。包子皮薄馅厚，皮有多层，每层薄如信纸，一层连着一层，重重叠叠，透着湿润的油花。剥到最后一层，里面就是馅，这是脯包的精华所在。包馅有肥猪肉、冬瓜糖、红枣、鸡蛋。刚出炉的脯包，白花花，圆溜溜，热乎乎，一口咬下去，满嘴热气，满口汤汁，双唇冒油，两颊飘香。配上一杯咖啡或奶茶，这早餐就已经相当奢侈了。要是和家人亲友共享共叙，幸福的感觉就不止一点点了。



海口市石山镇三卿村鸟瞰图，古村前的安华楼，敬字塔和豪贤门比邻而居。李英挺 摄

三卿村记

■ 王琳

在琼北火山群核心区，三卿村如同一枚嵌入熔岩的活态图腾，以儒学为笔、时光为墨、火山石为卷，勾勒出跨越八百年的文化密码。这座始建于南宋的古村，外在是一部凝固的火山地质切片，内里却是一卷流动的礼乐诗书。

走进古村，一座用火山石堆砌的三层碉楼卓然矗立，古朴雄浑的层叠轮廓蓦然撞入心怀。95岁高龄的安华楼早已周身斑驳、苔痕遍布。楼体的藏头联仍依稀可辨：“三俊挺生济世安民光梓里，脚才蔚起经邦华国耀槐堂。”

将“三卿”二字嵌入家国叙事，与横批“紫电青霜”的冷兵器意象形成互文。背面的眉批“文风丕振”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示儒家理想的在地化实践。安华楼者，并非单纯的军事堡垒，而是“文治武功”的复合空间。

正面门匾“安华楼”的落款，为此楼的主建者王政端。王集文人、武者、乡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。他早年赴沪求学，其间加入上海精武体育会，成为精武门的传人。这段“沪漂”经历不仅令他精通技击，也厚植出家国情怀。学成归乡后，他既开设私塾教授儒家经典，又创办武馆传授精武拳术。

精武门弟子王政端以武立村，却在碉楼题写儒家联句。民国乱世中的武力自卫与积极防御，仍需儒家伦理背书。崇文尚武的安华楼，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成为三卿村的精神图腾。无论“济世安民”，抑或“经邦华国”，主体仍是人，而非楼。

安华楼西不远处有一座低矮的火山石塔。塔身共分三层，中设造纸窗口。儒家视字纸为神圣之物，不可随意丢弃。敬字塔身仍存石刻“礼乐诗书从入口，圣贤烟火朝旁转”。

明清两代敬字蔚为习俗，凡用过的字纸，先集中收敛，再置入敬字塔内焚烧。敬字塔建于光绪三十年（1904年），是年，中国

首个现代学制“癸卯学制”颁布，新式学堂与留学潮喷涌而出，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画上句点。

一座敬字塔，一套维系乡村社会秩序的文化密码，终究留不住村里蠢蠢欲动的少年们，一个又一个“王政端”背起行囊，或南下，或北上。

26年后，王政端带领村民在敬字塔旁垒起安华楼，养成系的敬字塔其实是为抵抗而生，防御型的碉楼反被赋予赓续文脉的使命。

敬字塔前，一方水池静卧如鉴。池中三面石磨半潜水中，磨嘴皆指向村口的火山石门，并与门楣后雕刻的“三星拱照”形成奇妙暗合。

石磨圆周运动对应四季轮回，其“转动”既是农耕节律的具象表达，更被赋予“时来运转”的命运转译，使自然物的运动轨迹升华为时空运势的隐喻。

如今的风水池内，火山岩渗滤的泉水仍自地脉涌出，水质澄澈。火山岩多孔结构形成的天然过滤系统，使风水池兼具储水与净化功能。

就在三卿村这火山石的肌理间，敬字塔的灰烬与风水池的涟漪，共同谱写着中华文明深邃的生存智慧。这种跨越千年的文化共栖，为现代人提供了破解“传统—现代”二元对立的密钥——真正的文明韧性，从来不在非此即彼的对抗中，而在不同智慧体系对话衍生的“第三空间”里。

蓝染敬字塔，正对风水池的是一个火山石门——“豪贤门”，建于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，正面镌刻“豪贤门”，背面书刻“三星拱照”。

凡进此门，皆为豪贤；凡出此门，皆得三星护佑。这精心设计的美好祝愿，隐藏着三卿村人最精妙的文化密码。“豪贤门”中的“贤”字，将“又”改为“忠”，以“臣、忠、具”重构繁体字形，将儒家伦理具象化为视觉符

号，暴露了清末乡村士绅的价值焦虑——既要维系权威难再的儒家道统，又需回应商业文明扑面而来的冲击。这种字形改造，如同《儒林外史》中范进的疯癫，暗合对科举制度下士人精神结构的讽喻：为臣者不仅需要“才”，更需以“忠”为道德枷锁，维系君臣纲常。

至于财富，虽无法回避，仍被置于“忠”与“臣”的框架之下。三卿村的“贤”字密码，同样诞生于琼北火山文化的特殊语境。在石多地少、取水困难、生存维艰的自然环境下，村民的最优之选，仍在依赖中央政权赋予的科举通道实现阶层跃升。若此道不通，则不得不于贫瘠的熔岩石缝间寻求谋生之道。

今日三卿村，村民议事声、村口叫卖声、游客点单声、网红直播声交织回荡，与石门、石墙、石径、石屋、石院、石楼共同构成时空叠合的剧场。咖啡、无人机与榕树下的市集，恰似熔岩冷却时矿物晶体的重排——儒家文化的刚性结构在现代化冲击下四处碎裂，又在民间智慧的黏合中试图重组为新的文明形态。

这样的时空折叠正在发生：固态的火山石建筑与流动的消费符号在此相逢、相融。归时咖啡小院将火山石墙与北欧极简风混搭，非遗中心用“拆盲盒”营销传统手工艺，这些业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重构——将难以理解的儒学符号，转化为可被快速识别的消费标签。

走过三卿古村，回望新建的村门，亦有一副藏头联：三星秀气天时地利人文茂，脚日春晖雨顺风调物业荣。横批：和亲康乐。

如果说安华楼的藏头联，如青铜鼎彝般镌刻着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理想，新联则似表层凝固的玄武岩，光滑平整却失去了地火奔涌时的生命张力。那些刻于石头上的文明密码，等待被重新整合为现代性语境中的精神矿床。



《新村港渔排》（油画）丁孟芳作

| 人生况味

女儿

■ 赵海波

你出生在广州，七月酷暑，空气浓稠得可以黏住万物。医院产房门外，我忐忑不安，皮鞋急促地敲打着地板，一声啼哭声推开房门，护士抱着你来到我面前。你裹在襁褓里，小脸通红，眼睛微闭，仿佛还陷在混沌的梦里。我擦去眼角的喜泪，笨拙地接住你，感觉一小团温热在怀中微微起伏，像初醒的小鸟，轻轻扇动翅膀。我生命第一次有了这样柔嫩而真实的重量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口上，又暖得几乎要化开了。

给你上户口时，我在籍贯一栏，写下“海南省东方市”。那是我的故土，你虽生于羊城，根脉却要牵连那个滨海小城，椰林婆娑，海风咸湿，未曾谋面的故乡，是你最初的血脉。我每次回老家，总要带些椰子回来，你那时还小，抱不动硕大的椰果，却总踮起脚尖，小手急切地拍打粗糙的褐色硬壳。敲开椰子后，清甜的汁水润泽了你的嘴唇，也悄悄渗入了你初始的记忆，为遥远之地埋下种子。

你最初的世界，是在广州一间小学教室逐渐展开的。绿漆的窗户，外面偶尔有麻雀停驻片刻，啁啾几声，又倏然飞去。你时常扭头看窗外，目光追随着鸟雀，仿佛向往更大的世界。中学时，你已长成安静少女，课后时常来到教室后面的园地看书，那里开满了白玉兰，花瓣飘坠于你的肩头，又跌落在地上。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如意，你眉头紧锁，我陪你走到江边。傍晚的珠江，水波被夕阳点染成一片金黄，粼粼晃动，如同揉碎的金箔散落江面。你凝视着江水，半晌才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江水似乎已经悄然带走你心底那点失落感。灯火亮起，映在江面上，像无数温柔的眼睛，无声地抚慰着少女的心绪。

在你成长的路上，外公外婆是最大功臣，你出生后，二老就悉心照料，从小学到初中，更是全程陪伴。许多个寒暑假，他们逐你所愿，带你回武汉，与表姐表哥嬉闹玩耍，其乐融融。

十八岁那年，你要飞向太平洋彼岸。偌大的机场大厅，行李箱的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，匆忙而焦灼。我一次次替你整理早已整齐的衣领，翻来覆去唠叨了无数遍的叮嘱。你最后转身走向安检口，身影汇入人流，只留下回头时匆匆一瞥。我用力挥手，一直挥到视线尽头那个小身影消失不见，仿佛挥断了风筝牵线，不知飘向何方。

隔着浩渺的海洋，屏幕成了我们相见的小窗。视频里，你渐渐褪去初抵陌生国度时的生涩，眉宇间添了几分自信。你向我们展示，如何用枫糖浆浇在厚厚的雪堆上，等它凝结成琥珀色的糖块，清脆一掰，分享甜蜜。也说起为了赶早课，天还没亮，就要在严寒中挥动雪铲，奋力清除门前雪，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凝成细霜。你用一种全新的方式，与那片土地对话，异域的风雪与暖意，渐渐渗入你生命的肌理。

二十七岁这年，你告诉我们，要和一位名叫焦宇的小伙子结婚，婚礼定在石家庄，那是新郎的家乡。

夏日的华北平原，阳光慷慨泼洒，槐树浓荫匝地，细碎的槐花如米粒，浮动若有似无的甜香，全然不同于南方温湿的暑气。亲家来自燕赵之地，性情里带着一种北方的疏阔与热忱，酒未喝，爽朗的笑声已先暖了席面。推杯换盏之间，谈论起石家庄冬日的凛冽与干燥，海南岛终年不散的温热与潮润，言语如溪流，南北低调地交汇在一起，流淌出一片和暖的涟漪。

婚礼当日，天公作美，六月的风，带着恰到好处的暖意，拂过酒店门前盛放的月季丛。大厅里高朋满座，笑语喧阗。你穿着婚纱，像一朵漂洋过海的白云，轻柔地栖息在北方的晴空下。新郎穿着挺括礼服，站在台上，目光灼灼。他转向你，宣读结婚誓言，声音清晰而沉稳，一字一句穿透满堂宾客的静默：“我愿与你携手，共度此生风雨，共享所有晨昏。”我的眼眶蓦地湿润——琼州的椰影、南粤的灯火、燕赵的烈日，仿佛都在这庄严的承诺里，找到了最好的归宿。

仪式后，新人手牵手走下T台。阳光透过高大的玻璃窗，斜射进来，将你曳地的白纱映照得近乎透明，仿佛笼罩着一层流动的光晕。你朝我们走来，温柔点亮了你的脸颊。世间的美好，正因你生命里那一次次出发的勇气，用坚毅的脚步，唤醒无限可能。

夜色降临，霓虹灯次第亮起，勾勒出这座北方工业城市的另一种轮廓。亲家递来一杯青茶，氤氲着茉莉的清香。我们并肩站在门庭前，带着如释重负的轻松，聊着琼西南的炭烤乳猪、石家庄的驴肉火烧，目光投向附近的花园，一对新人正与亲友合影留念，欢笑声不绝于耳。

女儿啊，此刻的你，脚下是石家庄的热土，血脉里奔涌着海南岛的潮汐，记忆里荡漾着珠江水的波光，生命中又烙下异国他乡的印记。这世界何其广袤，而你何其勇敢，何其幸运，将天南地北不同角落的泥土与温度，把自己熔铸成一个丰饶的小宇宙。



投稿邮箱 hnrzbpb@163.com